

寓

林

集

寓林集卷之二十九

武林黃漢章貞父著

書牘

復劉斗陽中丞

不佞某返白門之期與明公于旄相失僅五日無凌
風之翼追附千里徒有浩歎耳返憶昔者鍾陵奉教
諸公右武列僊若士脩文令弟宮諭騎箕而上惟是
明公奮道德之光懋公輔之烈而又遠在天際接著
無從人生離合之緣何可定也盛德慶餘龍種方來

忝在教愛實切惓惓耳文章士習誠如台諭一臂如
綿何以砥中流而柱之嗣君高才空北羣援例之文
敬俟後命草草附謝未罄鄙悰

復鄧環丘同年

秋春易忘方竣七郡磨礮老眼掛漏名材而一切子
弟姓氏無模索法或有抱石泣玉之嘆弟總置之律
關一門不知者不坐耳弟意入貴郡得從老父母二
姑三谷之間傾倒積素乃以惜時遲事一念而阻只
尺玄門不能命千里之駕勞勞枯管情有可矜爲謝

烏爪仙人柱下僊吏畱生平未了緣也

復王慕蓼糧儲

接教領貺不能無去住之想何行之急也然老公祖
糗糠堯舜而已報功弟呼號孔孟而未有效且病頓
矣固才之拙亦福使然也倘台旌緩一月發或可造
晤不則江山千里矣念之惓然

與吳生白同年

弟生平不能作違心事寧使縉紳子弟不快亦奉年
兄教有素耳倘兄行定經信州弟無不一晤言之理

人物在地方者何能遁明鏡然中亦有窺俟訊乃答耳撫州守於考試事絕不通一人情生童帖然弟已試遍俱競競奉法未見撫之作梗可知法術爲未惟精可諭亦吾兄所快聞也答項于藩與致康吉所丈書附以校士錄與酒貲歸田老友不可無此君也

與陸撫州

撞太歲其人案發即可跡而得之大索十日不能得良之智勝秦皇耳惟丈圖之超等不落幸附同明所落二卷值其尺短不能卽開收端也

與真存南

西江諸生老公祖勇兩宣鐸之地也高者難攀盛者
絕繼乃令不佞腐生承之以鈍磨工以拙範士乃卽
曰蕭規曹隨其則不遠而壽陵之步希踪邯鄲不亦
難乎且今之西江非昨之西江漸澆而競惟道可以
馴之其則安能老公祖愛不肖而波及西江之餘其
忍不以金篋度也申言及校士已刻錄奉呈法眼得
失之林統希未照

與羅玄父

文字火厄向來亦頗快快近爲試諸生事如逐浪急
舟揮鞭落日無復能作二想因此悟十二時一心之
訣若無事有事勞苦中便得安樂法尚未造到也不
足弔亦不足賀八月以後如收殘兵作東陵種瓜人
矣藏山之計已定亦是快事不佞心念亦時時在此
時未結耳玄父何時北征不佞久欲專遣京師書非
惟事忙心亦畏之有許多格式無情寒溫故提筆輒
止併國蕃亦至今無書五月杪必不能歇不知去玄
父行舟何日也新建臨川大有雋才不佞已考過信

州名士十不失一二諸生想亦信之而執法如昨不
佞亦無執法心臨事却如此本念實欲用厚此微處
真處不佞自知之而若云以執買公此不啻千里若
故意作刻又不啻萬里謂頭上無神明耶此惟玄父
可諒若與世情做官人說如說夢也定光僧已作一
戒諭此輩無甚真好人不宜出我輩護法口耳蔡公
祖何時考吾郡以我之恡而人亦有不恡者乎一笑

與黃象州

湖上別翁丈以來如揮鞭落日中心身俱馳安得梳

漱歌詠之樂也勞生逸老之旨不爲無見乃未老而
逸高枕千秋如吾翁丈者真陶令千載人耳江西不
敢謂盡得士未至相失幸已竣十郡事新秋可上滕
王閣耳久疎聞問忽得惠書自白門下來者如獲明
珠手佳集如對面漢魏人也弟於此道濶別久矣校
士錄奉郎君覽稍稍有文家之指在不堪入道眼也
別教愛惜老廩是老婆心弟殊不作刻心此老廩如
倉鼠飽亦欲逸亦有四時之序告成者付之四時而
已矣衰佐牀頭一壺笑入之

與鬱儀

風雨畱滯到江州方八日耳如圍城中無地清涼悶悶無日不馳想玄風也靈傑紀又搆得幾許昨晤李麟初商量以傑繫靈後固見經緯恐分人分地兩有互見者歸著未便不若以人傑分紀而下註一生某方寓某方其兩見者亦竝存之如何統惟裁定蓋分紀如太史公小傳尤是本末耳以此作銷夏料或不厭也它郡俟歸時盡檢送先以信州一郡者上不腆犒副墨之子

與葛岷瞻

潤別吾丈久矣每欲走一介申候忙忙失之三楚江山連席吾丈之網紀風教所以馴服楚士不啻尼山之鐸而弟以拙性老眼迂闊繩墨之論自附有道不欲失經經之本色耳奉餘教強支吾十二郡將竣事不至有大過所錄文不能如將壇所指揮亦不令瑣尾放浪之子以似才市櫃見欺今就刷刻成者若干冊附羽便以呈道眼風便還答一言以安拙愚救後誤則爲德大矣黃州守與麻城令俱可託也政在

江州耳甘棠之誦觀諸生西河之風葛先生真不啻
白司馬矣

上華山筠谿二王啟

往計假校士之役托於晨風卽得瞻玉貌侍公讌而
情緣作阻自昭武返洪都復上江州筆墨東爲糾纏
雲霞沈爲風雨清涼化爲火坑又安得霏梁園之雪
濯麻源之泉披芰荷之衣醉穆生之醴也數承 殿
下折節之懷缺然敬問茆茆無文不足以答明貺之
萬一白下小刻以見林中麋鹿之性幸勿令座上曹

劉諸客見也

與劉省吾都督

新夏幸一歸瞻明威叙契濶勞勞於役政圖晤對聆廓清之緒論昨聞遼陽之警卽對諸公言此非大將軍一出則南北倭虜交訌之憂 聖主其能宴然今果徵翁矣翁勲名盛非爲翁喜爲 朝廷金湯喜也兵食所需急殊可念頃捐內帑十萬尚嫌其少海內愁耗願翁張衛霍之威行曹武惠之仁而徐定充國久安之策豈不休哉則與筦樞者圖之耳秉鉞何日

發不腆犒馬秣不成贐也惟笑置之公郎從事膠庠
批行久矣方按匡蠡間草勒不盡耿耿

與溫員嶠同年

它人薑桂者多落落而弟以跌宕掩光霽者中泛泛
而弟以別白掩合則雙美那得如此知心人空其顛
倒於流俗人之口而弟亦不與之解也江右士大夫
好講說性理而交付事上者亦少諸生文近多不能
守其師說而漓其質幹以附於文采弟俱不許其至
者自是針芥之投也近晤閔曾泉年兄云年兄書中

願謬稱弟弟遂因風便作此數行幾乎鼻倩自贊知
吾兄覽之必大笑笑我錯認也歷九郡竣事病亦間
作止不是尊官紗帽料弟自知審矣枚卜久虛關係
重矣毋論伊呂卽姚宋一輩人亦不易吾鄉有人焉
然而無有乎爾其在茗雪間燭上台乎學士宗伯其
自定之弟不敢分諛以獻也續刻校士錄奉覽而撫
建南昌者多奇未竣刻若朝廷徵辟老教官入東閣
弟頭上不鬆一鬆否一噓

與董見龍同年

知年兄已出天下爭看麟鳳之見而柱石之砥也邸
報中讀爲閩璫事所平章竇李輩甚公而朗然如此
日安得如此心胸宰天下哉而又見養病疏子房辟
穀臥矢石間何病之有意兄爲流俗人暫說耶弟亦
向衰矣而作大強壯事如逞螳臂然好持一切繩墨
而謝絕一切士大夫通書多否少可幸江右賢者能
見信終非時宜西湖近有一林多奇石甚足老也

復顏雲漢儀部

太公眠食康勝而台丈以至性無二假清曹之無事

篤高堂之承歡仰之羨之弟性迂且拙卽不能盡名
郡之才而守小人硜硜之果又以律開不知不坐之
條而世好爲借法買名之論何其不諒也已則欲名
而刻苛以損人之名神其宥之乎此僅可對知己言
耳

與李孟白中丞

東方幸甚得老公祖節鉞撫之豈惟旱蝗盜賊之憂
化爲樂土頃薊遼警報東南山海震鄰之警所在搖
動非老公祖保障此方齊魯亦非安枕之地而廟堂

之上多議少成事卽如帝座呼吸未應豪傑且難下手而况庸庸者乎老公祖今之天柱地維萬勿有它念不久卽入掌銓衡料理大利大害之事天下賴之非止東一方也弟老書生亦時抱杞憂而今俱耗之江右筆墨之間又好持迂論繩諸生而堅拙守未必盡諧於炎炎矯矯之流然生平波浪慣歷今垂老矣此尺幅間非盡展布四體之地而高譚正文體樹人之効亦自笑其迂且拙而未之逮也老公祖不念我憐我乃獎許我耶然此念耿耿處可對老公祖不異

對天日耳江右獨不廢大收此時政苦支應弟復不能作兩截人而遺珠泣玉者或亦有什百之一耳無可奈何也老公祖當此任此時而畱念其五寒士此真吐握下士之懷弟敢不仰體然古格與時物不同亦如弟之作此官非時宜也謹錄以復已刻校士錄附奉台覽不能起衰振雅稍稍掃魔耳惟老公祖便中教之弟過此將齎用全生乞身西湖之上矣

復張覺菴侍御

三首

承老公祖垂情芳訊又一年往矣心精眼力耗之十

月竣十三郡正科考之役頃返省了遺才事兔走兔
逐紛紛雲擾憂來方大卽有豫章之材卽未能應梁
棟之用而迂論執繩墨不諧流俗人弟自知非冠簪
料也乃老公祖真心實政繡斧所指惟懷爲威莫不
飲德而屹屹正氣爲廟廊立衆直之幹勲名方來弟
老書生過此以往耽一丘之賞足矣道體小損於冬
春之間想亦從案牘所擾然霜臺作止自由原無程
限不似督學官挨日編月無可躲懶處也董定所極
荷知已之恩近見陪推想當從執策之後耳老公祖

一時艱於子來者必佳弟有子重疴眼前報危有亦若無政奉復日所聞老病苦已兼之尚贅生耳左粹弟竟未見第亦云聞刻矣承箸未定八月以後弟將爲西湖之逸不知天許我否臨風悵然神與俱南

我公祖之明德所在士民亾不尸而祝之讀巫山祠記與敵鄉祠記何足以紀功德之十一然使弟操筆或亦能稍稍傳神也接教幸以貴鄉諸士所祠記見委遂得効其區區夫范文正司馬公今幸見之古之君子能使天下之人百世之後稱功頌伐而不能信

於其鄉之人者比比而是非老公祖甚盛德何以有
此原作理常語常弟稍暢其旨未能作金石之奏也
以行役甫定稽使者十日乃發礮石已就倘刻成風
便寄數紙意欲親書不知貴鄉之有臨摹妙手否耳
潤筆俟之西湖醉平原十日如何一笑見惠諸刻俱
有關微理弟所貢皆江西餘腐鄒爾瞻者不在校士
館中俟便搜寄弟嗣考過諸錄附覽正以寄關中諸
君子共品定之也河廣漢永相思爲勞可奈何

蘄遼如此阡危而廟堂乏人 主上不急發內帑百

萬不急處誤軍務之僚不臨朝不築壇不起天下英俊之士不安固四海人心而有濟者弟未之聞也老公祖其可無以佐之於中用人爲第一義無縛雞之力而使之搏兔逐虎可嘆也

復董定所

語溪一晤如逢天上僊人此後便擾擾矣江右故多材而近之文體稍詭士習亦漸澆蓋諸公慕長者之聲而不務長者造就人之實相靡而成見教去莠全苗一語是造士匡時之要藥鄙念亦不意同之吉安

撫饒間弟得其魁桀士稍稍知自愛文章之精沈爾
雅者亦輩出拙目卽未能盡得而亦不至有遺珠之
嘆惟是奇材異等可備緩急者豈能於兩扇八股中
得之推過秋事弟倘四大亾恙可徐索之以報耳承
示藥語是大醫王慈悲渡人之方不但弟一人當服
之吾兄所得至是乎敬服敬服弟奔馳十月了十三
郡正科案項自江州還理拾遺之事諸生鱗集蝟起
而張覺庵與吾兄書至有如面對快不可言所刻無
佳者止是巳刻校士錄及申言種種弟之得失與西

人士之良楛在焉望覽過風便教之知已之藥可時
時進也望望河漢千里可勝黯然江右物產惟扁食
細針不足以報瓊施一笑一笑

復杜韜武總戎

百夫長且勝一書生而况大將軍其不能以兔園之
末技敵麟閣之宏勲明矣况將軍輕裘雅歌武備文
事將壇詞壇具推上首者乎頃遼本以東薊門以北
奴虜騷動甲廊震驚僕孱孱外吏空抱杞人之憂卽
無司馬之略老子之甲兵非將軍輩其誰掃煙氛而

銷兵氣也不佞竭心與眼繼日以夜卽采豫章之材
未能卽獲樛棟之用不足以振長策佐明時之急計
惟有八月蓴鱸託想秋風而已西去萬里又疎八行
奕奕羽翰忽自雲墮喜可知也一縷將私不足報瓊
星逕雨廊寥廓萬里臨楮耿耿

啟按院張見平

大收遺才它省俱奉功令不行獨江右不廢前道襲
行某初抵官卽發議停止而司道鄉紳俱合口不可
多此一舉然賢者以爲憐才而人情視爲倖竇某自

校士以來一切嚴絕卽薦紳之竿牘有司之稟白俱謝不通頃大收考日立法甚嚴奸弊稀少拮据心眼之力夜以繼日又奉台命簾官俱集各極搜羅某復重爲檢閱豈無遺珠或少泣玉今閱完卽發案矣初聞典試未至似可遲遲但諸生聚而候發者幾三萬人彼不見發必轉相驚疑且淪落之士裹糧遠來支費甚苦發則錄者可以靜養落者亦可散歸不至聚訟惟童生收畱候嚴加覆試仍行明諭後不爲例某因思當此若蚤請憲裁預爲禁止則法行士安某亦

得以省拮据之勞而塞僥倖之路也然某正科考核
文最嚴尚多缺額此一收亦得搜真才之什一又與
法眼觀風所鑒不至徑庭此則私心之無憾者也發
案之次日卽當候領台誨先此具啟

復沈何山同年

百年過客達者忘之一日見在亦應樂之如兄者不
負此生不在大官也來教弟甚信以爲真語在弟身
上更切耳大收名士幾盡而觀風高等殊難別白其
儒生覆試榜已由分別之過知不諧於世人黃生頭

顧生定耳一笑暇當補詩聞兄且至省在何日吾兩人暢談龍沙何如中秋拜惠向已講過不作綺語亦復爾爾何也附謝并綴言

與蕭伯玉

門下推令座師一脉得傾倒文叔壑上慰此生平過此勞勞校士遂與丈落落如昨歲暮懷人我勞如何薄言一片以申契濶非禮也校士錄刻有完帙送明眼證之小序微有狂言識者或以爲然望還定片言以爲南車甚幸貴座師如此功勳竟爾折羽丈有同

惻天下事不貴首而貴尾如此餘惟鑒照

與鄒南皋先生

向從歐陽生奉答一書繼承長者青眼寄生酒之惠
至今枯腸載潤也歲云暮矣勞勞無着亾問道岸無
涯卽語言文字之技未能以精誠移人校士錄刻有
全帙呈覽小序似迂狂妄之氣運驅使士亦不知惟
有道先生坐照其故還裁定一言以爲赤符望望民
已窮矣而兵餉索及徒隸士已偷矣而例納借之學
校廟筭如此豈不可太息竊謂保甲社倉之備救

生良藥兵荒可倚而有可以爲故事當事付之常談
天下事真不可測特不肖人謂文章之吏不敢冒言
耳大都不合時宜四字自註考語也

與陳蠡源操院

自江州竣事歸無念不馳左右一聆台臺繩墨之訓
知憲節南指瞻企彌切而以拾遺日迫一切士大夫
俱廢通謁併台臺亦忍止之非但得過於先生長者
卽自反寸心瞿然不寧矣私心復念遼薊騷動中外
危疑江海之間必多不靖明公篤忠貞之忱挾韓范

之略簡閱材官良家子實倉廩明賞罰使大江南北
無猝至之患而高皇帝豐鎬根本之地有泰山磐
石之安斯有道先生自然之作用非淺劣之所敢謀
也最可駭者廟筭未定至徵兵借餉於南夫南兵老
細不肖所見聞卽如兵工庫藏工不滿三十萬兵不
過百萬寧無畱以備緩急之需而罄以佐遼左軍備
非計之得也畱都天罡羣不逞蝟集而豪奸巨族以
通倭泛洋爲得計往者汪御史有功一嚴治之已有
爲之摧折者誰肯凜斧鉞而犯其鋒乎官掌科敝同

年之素有識略者近見一疏至搜刮利實侵小民之籍甚至借學入冑傷學校之體此甚不可使識者見也明公以吐握之懷宏保障之略人材短長瞭如水鏡據不肖所知臺屬如貴鄉之郭誠心體國敝鄉之孫精心任事又如禮曹之徐主客顏儀制兵曹之石武庫皆可與叅末議佐下風者此外有奇傑之士非不肖所習台臺縣秦鏡而收之豈有量乎杞人之深憂書生之淺見卽不獲接席借箸又恃夙愛敢不瀝肝膈而陳之以備葑菲之采幸勿聞於流俗人增不

肖之狂誕也至於不肖校士之役竭區區小明矢公
一念與憐才一念可質天日偶以識短見疑絕無操
切一念自損方寸台臺有聞其幸剖心披示以救將
來不止造就不肖亦以嘉惠梓里也劇冗奏記統希
鑒原

復劉省吾總戎

國家有東夷北虜之警政需名宿將如翁者揚威萬
里之外不佞居嘗言老書生無益而當世之爲韓范
者亦少矣當翁秉麾北指不佞政值閉鍵校士時失

一把臂何高誼之殷殷也拜惠增慚附使宣謝清河
被陷以後聲息杳然願大將軍一洗之

與劉斗陽中丞

某以淺心徑性竭拙目於名省羣材之藪又斤斤繩
墨之論一切託之虛舟卽鄙念無它得過不免仰恃
台臺道義之知想當匿瑕見瑜借之齒牙餘論不至
大負風教耳三月翰貺之辱深荷注存隨有八行奏
謝計已徹台覽此後鹿鹿於文武棘闈救過不暇未
遑通問候於臺端乃此念未嘗不瞻忽左右也外吏

僅叨爲書生長不敢輕議國事每從邸報中閱遼左
處置 聖主旣深居不戒賞罰不必俊傑短氣恃有
台臺作中天之柱固北門之鑰大疏激揚覽之毛竦
而諸將吏有不厲意報國必無血性人也顧安得舉
官府而悉如台臺轉掾耶其所爲得失其悉令親吳
生前席時顧田光之精漸銷季鷹之念已動倘非借
重台臺吹植閑置它道不堪其憂知有道先生能以
夙昔諒之也久缺申訊敬附吳生布其腹心風便致
不遐德音俾知鞭策駑骨無倦途之想荷高誼耳

性不能俯仰時人貴省名材之藪受嗤拙目黜浮追
雅不遺餘力而斯之未能俗或見疵每聞明公獎許
之言奉爲赤符諸生具知識者亦或謬見信重而猶
未能風艸桴鼓之應則誠不至也明公何以振起之
歲亦云暮懷人爲勞不腆江蘋聊爲青山紫芝之佐
伏惟鑒茹可勝欣藉刻完校士錄一部上覽卽至人
不立文字亦小關風教乞賜片言定之石城熊生向
來工疎臨渴掘井豈能得泉前竟以不完卷出格不
知近來復如故習抑厲意此技否併望耳提爲懇耿

耿之衷與楮俱往

與鄒南皋先生

青原奉教來如流塵飛羽渺渺忽忽目眩玄黃手紛
黑白其中微有耿然者操之手與眼之間亦或有神
鬼焉幸場事竣矣大都奉先生教以周旋大收仍舊
似調於情而有理不宐徇者革而新之於心似安畢
竟非時空之料不知先生以爲何如所聞得失如何
事往矣亦不宐用告子勿求法還可自照也此官非
精氣向衰人所入堪有可提起放下之官心開物調

卽山水了公事處不肖或宜之主者或未之許則有
西湖耳矣先生何以指示之鄉榜將揭平日所喜士
人場不應手者居多未知造物謂何不肖曾有言能
料文不能料中非但爲解嘲張本實理如是耳郭青
翁老師遂作古人不肖坐帷如坐井卽司道諸君公
舉不以相通以六月息以八月方申一弔甚矣其無
禮於門牆也冥冥者能知之然生平得力臨沒了手
自不可強卽不求不同亦定不同望詳示知吾輩百
年定不免如不肖虛浪甚可自笑也遼薊危急廟筭

謂何大司馬大將軍指揮謂何兵糧謂何上下呼吸
節奏謂何書生外吏作杞憂無益先生名世大手海
內所矚度此局起結如何貴省要害之地或亦當示
綢繆乎不能無念輒爲饒舌耳張雨若書七月巳命
寄左右頃且來頌回書望卽答之校士錄刻南昌完
頃漸完刻先上南昌者乞覽入新生王中傑有神棍
李昭晨作奸肆害而太守係敝同年屢乞解不報甚
矣法紀之頓也先生聞之否黃花將謝青山無期胸
懷所積專此奉候十尚未盡五六也

答愚法師

別自南天忽自西而北家憂國恤憧憧方寸生老病
苦無所不有伺從得甘露沃除之般若隔地省南隔
世念之愴然得駐錫弘演三寶之幸省南不亾矣塵
勞小聞不知得承著否今姑於扇刻諸名作展之作
一玄對倘有暇刻附綴瑣言不且謝不遑也附復未
盡耿耿

復鍾伯敬儀部

兒歸得吾丈病餘書甚念之已聞霍然快甚久不相

聞矣閏月從胡仲脩得教兼領二大刻如獲珍寶以
使者促去未復已於冗中展讀史懷一編於古人事
理首尾神情微渺處得其肯綮不但千秋之鑑直令
後世人得應手妙用卽古人亦有不自知者真慧眼
也聽草古調神解紗帽不能有其筆頭巾不能有其
旨如吾伯敬置當世文人於何地哉俱願斥其全以
傳弟卽未敢作玄宴稍稍効闡揚片辭耳

答王岵雲中丞

六七千里往還中有耿耿而無所短長以答 明聖

剛有五拜三呼而已念之甚慚病骨未勁家務百端
殊願瞻對光霽眺覽泰岱乃望轅門而延佇仰日觀
而却步生平大觀又兩失之卽不佞亨亦自知其不
達也老公祖尚注懷旅人而翰貺之辱乎廟筭不斷
事事先虛議事事下後着顧安得如老公祖者之洞
朗而前箸畫之東土非臨以節鉞則曠早之憂征輸
之困海陸之不靖不知又作何狀卽如西江之艱難
皆老公祖先見方略尚在遵行未繼都下士大夫
人能誦之不肖非敢爲諛之人也不佞亨倘赴官吉

州限在夏朔羽便當奏記申候但搖搖心旌仰見台
光無期可定耳再辱大賜老公祖豐於情遂奢於禮
顧不念當之者汗顏乎次鄒縣草勒布謝未罄

與劉文叔

夏間意文叔從吾鄉入長安可一會復意得借重近
邑可一會乃俱不然兩俱不偶可嘆可嘆以文叔素
負不作翰林而作令然翰林而作匡世事較遲令君
眼下即可展布百姓卽受其福巴陵故知冗煩然以
文叔才料理之當游刃有餘大都民愁而俗悍以慈

爲體以法爲用以廉爲本以和爲量古之循卓不過是耳不佞遊時引身非特見乃常事也公論虛縣而值緊關處固自難其人自分青山老矣幸體不加憊而最愁兒女累人也從李尉惠書見念足矣何以損儀李尉數見過道殷勤不佞偶值冗未與見也渠亦以文叔爲二天因其來草草勒報未有以將歎甚積雪凍筆不盡言

與周斗垣

別老公祖後如夫母兒笑啼無所向人曠月殯大兒

人春婚次兒烏有先生兩事相累便至壁立瓶罄次
兒援例尚不能行饑人而作膨腹有不自苦者乎倘
賤體不至大委頓私計夏初赴官而病未盡除突見
彭臺疏尾濺及此公於弟無往來既不知弟生平亦
未問弟於提學官竭愚奉公之狀而爲讒者所惑亦
無事可指辨弟今不復辨祇爲作招隱速帖已具文
乞身矣等之一字能掩白日而遮衆眼乎想老公祖
見之定爲太息弟生平廓落未嘗置一官懷抱而三
徑無資不能得屢空之樂不堪令有道聞之耳老公

祖按臨齊魯何日東事未戢兵餉無策愁民四起奸
人窺隙胸中數萬甲兵定於此間放出一隊也王姑
雲老公祖才略冠世而敝親家沈任菴丈沈心石畫
時共勞理三者皆人傑何東方之微天幸甚也弟在
江右行徑問王公祖可知逸籠之鳥原不作冠纓想
而生平毛羽臨風長鳴爲知己者能不逢相知一振
刷之非老公祖其誰望也空爾無佳物惟載愁相餉
此愁卽敝親家不盡告向老公祖絮絮鮑子知我也
朱子上竟不入晉陵得無實前聞乎念極念極戶哥

所作日道上丹穴故產鳳毛耳風便還示數行以慰
寂寂

與鄒南臯先生

不肖某自季春通候台安忽然涼秋矣江山作阻不
能遣報於懷入林多病無所棲託枕石漱流授書說
易亦足忘老惟是世難民愁悠悠朝政亦不能無杞
人之憂頃者 聖明繼照諒闇臨政一切作用萬情
歡悅它猶其小者數十年以來舉朝所推轂天下人
所延頸惟願得南臯先生據伊呂之席展治平之略

領袖衆正廓清王路而不可得一旦命下何異司馬登朝路公入相中國以尊畔人知懼此五百名世之期中外稱快非但一方謳誦一人私喜已也枚下方殷登選略盡愁鬱之懷發舒已暢顧不肖微窺

廟堂之上恩澤先沛而法度紀綱尚遲振肅臺省雨集羣賢彙起忠猷人告不患其乏而異同紛紜之論似開其漸所關於主之聰明世之理亂不小是在一二元老大道主持以赤心感其真以朗鑒別其品以盛德平其氣以妙用轉其機以智膽任其重使小

往大來內治外嚴非先生誰望焉不知先生何日登
車耶事與時會時不再來海內士大夫瞻仰甚切勿
遲遲也恃在知已不敢以四六綺語致其歌誦區區
肺肝不識忌諱以此當賀惟明公矜其愚而采擇焉
臨楮馳結非言可宣

復徐肩吳

酋夷弗靖兵餉徵輸之煩困屈天下而東齊爲迫台
丈以匡世宏略撫綏而經營之民安事集豈惟爲臨
淄一部保障而已哉制辭所稱入爲九卿而大用

之者此丈旦暮事第 聖主新蒞賢智並集議論紛
起而未知大柄之所落國是之所歸識者爲之先憂
吾丈胸中固自有定盤針耳如弟淺見直心江右之
役區區守其繩墨於文體士習之間不避其禍而不
知人情之有山川世路之相桷鑿遂爲弋者所慕弋
不射宿西湖片石可據以老公論縣之太虛弟不敢
問而台丈千里見懷獨垂知己之照因此可以自慰
豈能得之悠悠之輩耶重損俸以爲山資誼不敢辭
第媿無可報瓊而一扇書近况一陳篇中有可采惟

鑒存之出處殊軌望見何期

復阮堅之

別吾堅之久矣西江之與皖江若絕域然可勝夢想
耶弟倦鳥思歸弋者且至南山片石可老豈復有匡
世之懷至浮藻陳編衰落不收進退失據每撫膺自
嘆也吾兄玄心宏略饒有千秋郎幾白首倚重名邦
宣化戎翟保障關輔勲業方來彼馮征西狄刺史猶
且姪之豈山澤隱人可望惟是迢迢萬里晤對莫期
是可忍也誰能禁之耶徑山老禪四大甚勁弟稍整

七尺堅之功成欲返時於此中作一佳話耳辱教促
答復空函幸有此寄所云勝因有可相助者不敢辭
臨楮耿耿

復無用禪師

與公跡疎意親然疎時不能解門人之惑彼惡知親
疎之所以耶居園註易不竟閣筆數月俱浮應也兩
耳時有開閉事不涉身方能不經懷安得擲四大於
虛空接教甚媿梅花爲臘雪所封能不爲春風催放
耶月杪稍可發猛入西溪便當奉訊梅花領師玄箸

讀諸妙解玄論也僕政藿食可叅承玉版惠笋不必
與肉交代一笑

答馮次牧門人

數年不見次牧身入西江作老書生面目積勞纏悲
又作病夫面目使次牧過我不堪見矣接惠書知次
牧胸懷大豁筆墨之際大增靈秀遊戲草大有可傳
語以此意入科場尚宜範之耳疆場多難廟堂紛紛
此一段經濟不佞不能任頃以病骨不堅方思乞身
而人言忽爾浮射此意已決惠貽山林經濟籍是病

夫參朮也妙甚妙甚多儀太腆遠來不能却拜之不
安一縷匪報校士錄是官下好人事知者謬見賞恐
是過咎之府次牧清心覽之謂何瘞夭婚男貧冗交
奪趙帖不暇題湖上有寓林可游次牧見過無期可
若何

答康瑞安

不佞承乏名省時父母以宗工振鐸此方幸奉周旋
竊自附牙期之知千古一快迨不佞賫捧入長安則
父母已彈冠 帝庭攬轡而南竟至濶別已而倦鳥

思還復來弋者之慕生平竭愚矢公不悟與時俗相
左湖山可老遂爾乞身計有道之所太息也日罹病
愁益慢世禮卽以父母東臨興懷孔邇晉賀未遑竊
念以父母宏負經綸而薄割百里不足爲賀以東甌
負巖帶海民愁兵悍之時而得大賢爲之撫摩斯方
何幸卽來教潔已愛人四字苞育一世有餘矣當事
諸公具有心眼而錢梅谷公祖豁達知人其相莫逆
無疑也何日命駕西湖隱人得接膝展談以紓積哀

可勝馳結

啓

答陳給諫

恭惟門下模楷當世具瞻人倫金門侍從之班高騫
鳳藻銀臺封駁之任蔚起鴻猷值茲愁民多事之秋
政藉回天浴日之力舉明主于三代屬在名公有
諍臣者七人望先表率仰披諫草每嘆忠言魏徵之
剴切而當帝心陸贄之條暢以中時病人稱補衮士
賀彈冠如某夢謝筆花已窘書生之技榮叨墨綬慙
無俗吏之長繆辱恩私負乘各邑操刀不割三月之

積過彌多寶石自愚一念之不彫或在尚冀大度匿
瑕仁風吹稿未有涓埃之報猥承玉帛之臨豈下體
所克堪惟有道之佩服開函汗浹捧翰心馳

啓范座師

恭惟師臺作 帝賓師爲國名碩負伊鼎之重念切
憂時調傳羹之和德弘致 主天下以爲柱石學者
比之斗山豈惟及門仰庇大造所媿某器非時量慮
與事疏旣無百里之才絕少一割之用向承慈念俯
鑒村愚命乞廣文庶全小器特畏捷徑之譏勉試鍾

陵之吏而民緣瘠土地實衝方卽奔走不避折腰而
調劑未能行臆兼以有生不造會時多艱貂璫之權
日尊州縣之氣日短慶禮則不止于餼羊殘民則已
甚于芻狗幸而不隨不激調御者有諸公然而欲行
欲藏憂危者惟下吏乃知知弟信莫如師悔不從昔
者之命而不才亦各言子暫爾效今日之官倘盤錯
可試亦淬勵于鉛刀或缺折是虞當自寶其頑石必
不敢爲宮牆之辱將取裁于出處之間絀身從道之
能于時則左吹枯噓稿之力以師爲天媿候問之愈

疏諒高厚之在宥復恃恩私直紆肝膈某不勝瞻企
跼踖之至

答繆生

不佞廿年鼠技半生蠶伏作天下後殿爲諸君前驅
顧以子孟之無學術坡公之拂時宜爲五斗米來七
不堪方當攢眉何足鼓掌而諸君才與時誦旣自困
於無聊道與我同遂亦喜其有用渝涯之惠非貧士
所將溢美之言豈主臣能赴而以千里遠願勉爲登
拜王途如坻敢自試於牛刀末路未平願共淬其龍

劍不佞以正月發長安之軾與諸君來年戌燕市之
期南北岐路不無嘆息於山川臭味同懷幸無遐遺
於金玉煩冗萬緒草答八行空言無將神與書往

謝按臺吳公

切惟鳴和之應非偶一時特達之知難逢千載自慙
道韻之不諧每恨古人之未見恭惟老師臺下實心
救世大雅作人謂儒者玄要有歸淵源正脈以天下
名教爲任砥柱中流道在則尊久矣遐棲陽羨風行
斯偃慨然遠覽匡廬靜理得而百度貞精誠行而羣

吏肅所居甘雨詎假霜威但登龍門自忘烏府蓋古
道之照顏色非季世之事聲音某未馴龍性不合時
空橫逸猿心何聞至道折腰衝邑實載過于丘山低
首師門若澄心于江海每逢晉接必霽威和論文授
箸則冰鑑比清遇事持平而權衡爲憲頓消鄙吝不
禁疎狂豈筦爾于絃歌似喟然于鼓瑟猥以凡流竟
當上薦彌深神賞不啻口出豈與夫越石知己之感
淮陰國士之逢自結恩私僅圖尊顯者同日而語哉
不晦者心罔極所報惟是磨鈍挫頑無負生平之學

澄清浣素仰酬有道之知庶依日月之光自立天壤
之末爨餘發響與金石以俱宣枯朽樹功荷棟梁而
並重

復張郡丞

伏以仲舉題輿名蹟斯懋休徵佐郡海沂以康廣億
萬姓之悃懃作二千石之羽翼恭惟門下茂德恢弘
典刑炳蔚分參井之祥光爲江淮之善政清襟淵朗
湛羣象於水壺惠澤波流潤遺黎於菜色和氣先庚
而已孚驩聲旁午以交慶讌臨曲水之茱萸詠攬小

山之桂樹半剝未究五馬方來璽書褒美重孔昌而
不置刺史緋魚賞功榮盧峴而竦動 朝廷不佞魚
蠹書生鷄棲隱吏向者拮据薄賑如滴水之納巨浸
其實攀附名流似小星之依北斗有懷風範忽辱雲
牋遙瞻眉宇之間近挹楮墨之上益彰來美有媿敷
訓抑抑孔揚莢莢匪報臨緘曷勝翹企

復賀壽啓

不佞弟無聞之知以虛長日不學之漸以誤後生方
切憂生之嗟敢竊小年之幸台臺百年風範八面霜

威光依日月而分黍谷之春氣凌松柏而蔭朝榮之
權乃賜隆施沃我大斗附言宣謝瞻企馳神

上大司寇李旭翁

伏以元老勛時常伯峻中行之秩 帝心簡在秋官
高狗座之斑品地並隆勲名俱永恭惟台臺寰宇儒
宗括州人瑞掌邦刑而練兵實歷著壯猷督學政而
叅名藩懋張丕績總憲東魯之域映洙泗之清流監
府淮南之區鎮江山而保障頃陟臬陶於憲部乃晉
方叔於柏臺慈雨潤而赭衣稱平嚴霜稜而繡斧威

肅況茲中外多事之秋政藉安攘大略之日羣才並
效百度惟貞某質媿樗材詎叨梓里少慕壯夫之志
未展馳驅微有書生之長何關成敗猥以豫章之材
藪委之墨守之拙工起衰未能矢公恐後惟是功令
之勉循無踰尺寸亦荷典刑之在望何敢差池乃三
江五湖之已歷而黜浮崇雅之多慚奉有成規獻于
宗伯敢據下悃遙布尊嚴儻以斯文之未愆謂孺子
之可教無遺西楚指以南車借齒牙之餘芬振焦桐
之末響被有道風流之獎挹周公吐握之懷某臨箋

可勝惶悚瞻企之至

謝陳按臺中漚

竊以周道砥直視君子而履旋人情山川入世途而
轍易自非好惡之源澄孰使激揚之權重恭惟台臺
體天秉憲爲世憐才在知人在安民風清羣吏必興
利必除害澤渥三江凡茲冠帶之倫咸入空平之鑒
如某賦材旣拙處世多疎媿老書生之長無大丈夫
之畧官效管窺識非鏡覽况當文敝士偷之日而操
引繩削墨之恩抱真璞者未必不遺市空積者其能

無售已則不嫌人將謂何乃台臺超衆人之知而啓
事垂一言之獎題之弘毅慙任重之爲難許以公忠
懼起衰之無力譬之登高山者引以杖而汲舊井者
與之繩雖職不虞之遭蒙臺有試之譽古人忘我可
失謝于所奚知已申懷亦難後于越石敢勒只牘敬
布寸衷伏祈牖迪小明光恒未照日之逝矣未能揮
魯戈于垂老之秋行或使焉倘可擊唾壺于文墨之
外

答賀中秋啓

竊惟德無不酬久媿瓊施之誼情有不及敢伸荆負
之懷憶明月之中天荷百朋之重錫緣疲神文墨鞅
掌棘闡黃菊披離已逾九日之約丹楓點染忽飛十
月之霜羨高閣之行杯慙俗人之避席敬馳介使遡
貢芹私莫以後期仰祈存意

與孫見玄親家禮書

恭惟元禮通家獨竒北海邴公求倩特拔東牀自昔
美談於今爲烈伏惟老親翁門下世德千秋家風萬
石敦詩書之好鴻名方振于清曹毓茗雪之靈餘慶

鍾載于哲嗣應奉之五行俱下祖瑩之一字不遺殊
有鳳毛真稱龍種不佞某寒儉之門自慙非偶樸真
之性幸托同聲以生子旣如仲謀佳壻可方叔寶遂
片言而百世許弱女以好逑高咏食魚之篇忘情魴
鯉濫及委禽之禮比翼鸞凰秣馬雖遙乘龍已遂托
絲蘿於喬木蔭庇何長依 日月以小星光華自遠
登嘉筐篚莫報瓊瑤某不勝喜媿交集之至

補賀中秋啓

伏念悽清秋夜本切懷人廓落友生更深知己感並

三五之良宵未共百千之痛飲庾公之興不淺寄想
南樓帝子之洲爲遙仰瞻高閣安得舍終帳而趨紫
薇洗墨池而飮玄箸况乎琴瑟在御籬芷未羞已後
桂筵薄將芹獻共此長天之色幸邀明月之光但願
展函無殊接席

謝 益王年節啓

恭惟 殿下天宗大雅帝室奇英遡盱水之淵源堪
摹澄景瞻從姑之玉立足擬高標迎年列內苑之醪
酥未須僊木獻歲結上方之綵勝寧羨神荼獸樽納

寓林集卷之二十九
侃直之詞麟趾奕熙明之運本支百世帶礪千秋某
夙慕珪璋欣開斧藻綠青衿之校閱未效曳裾仰朱
邱之崢嶸將期受簡詎蒙寵翰先辱隆施敢對使以
拜嘉深慚蚊負容嗣音而申謝最切冰兢謹啓

寓林集卷之二十九